

白樂天文集卷之三十三

記

蘇州南禪院千佛堂轉輪經藏石記

千佛堂轉輪經藏者先是郡太守居易發心囑沙門清閑矢謨吳僧常敬弘正益神等僱功商主鄧子成梁華等施財院僧法弘惠滿契元惠雅等藏事太和二年秋作開成元年春成堂之費計緡萬藏與經之費計緡三千六百堂之中上蓋下藏蓋之間輪九層佛千龕彩繪金碧以為飾環蓋懸鏡六十二有二藏八



面面二門丹漆銅錯以為固環恭敷座六十有四藏  
之內轉以輪止以扼經函二百五十有六經卷五千

五言有八

南閩浮提內大小乘經九八萬四千卷按唐開元經錄名數與此經藏同於閩浮大教三千之一也

藏成經具之明年蘇之緇白徒聚謀曰今功德如是  
誰其尸之宜請用有福智僧越之妙喜寺長老元遂  
禪師為之主宜請初發心人前本郡守白少傅為之  
記僉曰然師既來教行如流僧至如歸供施達觀隨  
日而集堂有美食路無飢僧游者學者得以安給惠  
利饒益不可思量師又日與苾芻眾升堂焚香合十

指禮千佛然後啓藏發函鳴鍵椎唱伽陁授持讀諷  
十二部經經聲洋洋充滿虛空上下近遠有情識者  
法音所及無不蒙福法力所攝鮮不歸心佻然異風  
一變禪院千佛堂內夫惟悉索眾生歸依三藏者其  
意云何且有本願願以今生世俗文字放言綺語之  
因轉為將來世世讚佛乘轉法輪之緣也三寶在上  
實聞斯言開成四年三月二日樂天記

如信大師功德幢記

有唐東都臨壇開法大師長慶四年二月十三日終



于聖善寺花嚴院春秋七十有五夏臘五十二是月  
二十二日移定于龍門山之南崗寶曆元年某月某  
日遷葬于奉先寺補其先師塔廟穴之上不封不樹  
不廟不碑不勞人不傷財唯立佛頂尊勝陀羅尼一  
幢幢高若干尺圍若干尺六隅七層上覆下承佛儀  
在上經咒在中記讀在下皆師所囑累門人奉遺志  
也師姓康號如信襄城人始成童受蓮花經於釋巖  
既具戒學四分律於釋晤後傳六祖心要於本院先  
師淨名楞伽經會言法經根論枝罔不通焉諡是禪

與律交修定與慧相養蓄為道粹揭為僧豪自建中  
迄長慶凡九遷大寺居十補大德位蒞法會主僧盟  
者二十二年勤宣佛命卒復祖業若貴賤若賢愚若  
小中大乘人游我門繞我座禮我足如羽附鳳如水  
會海於戲非夫動為儀言為法心為道場則安能使  
化緣法衆悅隨一至於是耶同學大德繼名本院者  
曰智如弟子上首者曰嚴隱暨歸靖藏周常貴懷松  
圓恕圓昭真操等若干人聚謀幢事琢刻既成將師  
理命請蘇州刺史白居易為記記既訖因書二四句



偈以讚云  
師之度世以定以慧為醫藥師救療一切師之閣維  
不塔不祠作功德幢與教共之

華嚴經社石記

有杭州龍興寺僧高操當長慶二年請靈隱寺僧道  
峰講大方廣佛華嚴經至華藏世界品聞廣博嚴淨  
事操歡喜發願願於白黑衆中勸十萬人轉華嚴  
經一部十萬人又勸寺人人諷華嚴經一卷每歲四  
季月其衆大聚會於是攝之以社齊之以齋自二年

夏至今年秋凡十有四年以齋操捧香蔬啓於佛曰  
願我來世生華藏世界大香水海上寶蓮金輪中就  
盧遮那如來前與十萬人俱斯足矣又於衆中募財  
置良田十頃歲取其利來給齋用予前牧杭州時聞  
操發是願今牧蘇州時見操成是功操自杭詣蘇已  
三請於予曰操八十一矣朝夕迨盡恐社與齋中就  
不能繼其志乞為記誠俾無廢墜予即十萬人中一  
人也宜乎志而贊之噫吾聞一毛之施一飯之供終  
至壞滅况田千畝齋四時用不竭之征備無窮之供



乎噫吾聞一願之力一倡之功終不壞滅况十二部  
經常出於千人口乎况十萬部經常入於百千人耳  
乎吾知操徒必果是願若經之句義若經之功神則  
存乎本傳若社人之姓名若才施之名數則列于別  
碑斯石之文但叙見願集來緣而已寶曆二年九月  
二十五日前蘇州刺史白居易記

吳郡詩石記

貞元初常應物為蘇州牧房儁復為杭州牧皆豪人  
也常嗜詩房嗜酒每與賓友一醉一詠其風流雅韻

多播於吳中或目常房為詩酒仙時予年十四五故  
於二郡以幼賤不得與遊宴尤覺其才調高而郡守  
尊以當時心言異日蘇杭苟獲一郡足矣及今自中  
書舍人間領二州去年脫杭郡今年佩蘇印既醉於  
彼又吟於此酣歌狂什亦徃徃在人口中則蘇杭之  
風景常房之詩酒兼有之矣豈始願及此哉然一郡  
之物狀人情與曩時不異前後相去三十七年江山  
是而齒髮非又可嗟矣常在此州歌詩甚多有郡宴  
詩云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竄為警策今刻此篇



于石傳貽將來因以予旬宴一章亦附于後雖雅俗不類各詠一時之志偶書石背且償其初心焉寶曆元年七月二十日蘇州刺史白居易題

錢唐湖石記

錢唐湖事刺史要知者四條具列如左

錢唐湖一名上湖周迴三十里北有石田南有笕凡放水溉田每減一寸可澆十五餘頃每一伏時可溉五十餘頃先須別選公勤軍吏二人立於田次與本所由田戶據頃畝定日時量尺寸節限而放之若歲

旱百姓請水須令經州陳狀刺史自便押帖所由即日與水若待狀入司符下縣縣帖鄉鄉差所由動經旬日雖得水而旱田苗無所及也大抵此州春多雨夏秋多旱若隄防如法蓄洩及時即瀕湖千餘頃田無凶年矣

州圖經云湖水溉田五百餘頃謂公田也今按水利所及其公私田不啻千餘頃也

自錢塘

至益官界應溉夾官河田湖放湖入河從河入田惟益鐵使舊法又須先量河水淺深待溉田畢却還本水尺寸徃徃旱甚即湖水不充今年脩築湖堤高加數尺水亦隨加即不啻足矣脫或不足即更決臨平



湖添注官河又有餘矣

雖非澆田時者官河乾淺但碩河俗云水添注可以立通舟楫

俗云

决放湖水不利錢塘縣官縣官多假他詞以惑刺史或云魚龍無所託或云芟芟失其利且魚龍與生民之命孰急芟芟與稻梁之利孰多斷可知矣又云於湖即郭內六井無水亦妄也且湖底高井管低湖中又有泉數十眼湖耗則泉湧雖竭湖水而泉用有餘况前後放湖終不至竭而六井無水竢矣其郭中六井李泌相公典郡日所作甚利於人與湖相通中有陰竇往往埋塞亦宜數察而通理之則雖大旱而井

水常足湖中有無稅田約十數頃湖淺則田出湖深則田沒田戶多與所由計會盜洩湖水以利私田其石函南窺并諸小窺闢非澆田時並須封閉築塞數令巡檢小有漏泄罪責所由即無盜洩之弊矣又若霖雨三日已上即往往堤决須所由巡守預為之防其窺之南舊有缺岸若水瀑漲即於缺岸洩之又不可減少於石函南窺洩之防隄潰也大約水去石尺為限通此予在郡三年仍歲逢旱湖之利害盡究其由恐來者要知故書於石欲誦者易曉故不文其言長慶四年三月



十日杭州刺史白居易記

沃洲山禪院記

沃洲山在剡縣南三十里禪院在沃洲山之陽天姥  
岑之陰南對天台山而華頂赤城列焉北對四明而吟  
庭石鼓介焉西北有支遁嶺而養馬坡放鶴峰次焉  
東南有石橋溪溪出天台石橋因名焉其餘卑螺小  
泉如子孫之從父祖者不可勝數東南山水越為首  
剡為面沃洲天姥為眉目夫有非常之境然後有非  
常之人棲焉晉宋以來因山洞開厥初有羅漢僧西  
天竺人白道猷居焉次有高僧竺法潛支遁林居焉  
次又有乾興淵支遁開威蘊宗實光識裴藏濟度暹  
印凡十八僧居焉高士名人有戴逵王三洽劉恢許  
玄度殷融郗超孫綽桓彥表王敬仁何次道王文度  
謝長霞袁彥伯王蒙衛玠謝萬石蔡叔子王羲之凡  
十八人或遊焉或止焉故道猷詩云連峰數千里俯  
林帶平津茅茨隱不見鷄鳴知有人謝靈運詩云暝  
投剡中宿明登天姥岑高高入雲霓還期安可尋蓋  
人與山相得於一時也自齊至唐茲山滯荒靈境寂



寥罕有人遊故詞人朱放詩云月在沃洲山上人歸  
剡縣江邊劉長卿詩云何人住沃洲此皆愛而不到  
者也大和二年春有頭陀僧白寂然來遊茲山見道  
猷支竺遺跡泉石盡在依然如舊故鄉戀不能去  
時浙東廉使元相國聞之始為卜築次廉使陸中丞  
知之助其繕完三年而禪院成五年而佛事立正殿  
若干間齋堂若干間僧舍若干間所居之僧歲不下  
八九十安居遊觀之外日與寂然討論心要振起禪  
風白黑之徒附而化者甚衆嗟乎支竺歿而佛聲寢  
靈山廢而法不作後數百年而寂然繼之豈非時有  
待而化有緣耶六年夏寂然遣門徒僧常贄自剡抵  
洛持書與圖詣從叔樂天乞為禪院記云  
昔道猷肇開茲山後寂然嗣興茲山今日樂天又垂  
文茲山異乎哉沃洲山與白氏其是有緣乎

修香山寺記

洛都四郊山水之勝龍門首焉龍門十寺觀遊之上  
香山首焉香山之壞久矣樓亭騫崩佛像暴露士君  
子惜之予亦惜之佛弟子恥之子亦恥之頃予為庶



子賓客分司東都時性好閑遊靈迹勝槩靡不周覽  
每至茲寺慨然有葺完之願焉迨今七八年幸為山  
水主是償初心復始頽之秋也似有緣會果成就之  
噫予早與故元相國微之定交於生死之間冥心於  
因果之際去年秋微之將薨以墓誌文見託既而元  
氏之老狀其藏獲輿馬綾帛泊銀鞍玉帶之物價當  
六七十萬為謝文之贄來致於予念平生分文不當  
辭贄不當納自秦抵洛往返再三說不得已迴施茲  
寺因請悲智僧清閑主張之命謹幹將士復堂治之  
始自寺前亭一所登寺橋一所連橋廊七間次至石  
樓一所連樓一所連廊六間次東佛龕大屋十一間  
次南賓院堂一所大小屋共七間凡支壞補缺壘憤  
覆漏朽侵之功必精赭堊之飾必良雖一日必葺越  
二月而就譬如長者壞宅鬱為導師化城於是龕像  
蕪燥及鬱泐之危寺僧有經行宴坐之安游者得息  
肩觀者得寓目閑塞之氣色龍潭之景像香山之泉  
石石樓之風月與往來者耳目一時而新士君子佛  
弟子豁然如釋憾刷恥之為清閑上人與予及微之



皆夙舊也交情願力盡得知之感往念來歡且贊曰  
凡此利益皆名功德而是功德應歸微之心有以滅  
宿殃薦冥福也予應曰嗚呼乘此功德安之他劫不  
與微之結緣後於茲土乎因此行願安知他生不與  
微之復同遊於茲寺乎言及於斯漣而涕下唐大和  
六年八月一日河南尹太原白居易記

東都十律大德長聖善寺鉢塔院主智如和  
尚茶毗幢記

浮圖教有茶毗威儀事具涅槃經陀羅尼門有佛頂  
呪功德事具尊勝經文甚詳此記不載今但載大師  
僧行佛事興建幢義趣而已大師姓吉號智如絳郡  
正平人自孩及童不飲酒不茹葷不食肉不見戲年  
十二受經於僧皎二十二受具戒於僧晤學四分律  
於曇濬律師通楞伽思益心要於法疑大師貞元中  
寺舉省選累補昭成墩愛等五寺開法臨壇大德錄  
是行窳高名窳重僧尼輩請以聖善寺勅置法寶嚴  
持院處之居十年而法供無虛日律講無虛月使疑  
者信墮者勤增者慢者退僧風驟變佛事勃興實我



師傳授誘誨之力也大和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終  
於本院報年八十六僧夏六十五明年正月十五日  
合都城道俗萬數具涅槃儀移定於龍門祖師塔院  
又明年某月某日用闍維法遷柩於奉先寺祖師塔  
西而建幢焉噫大師自出家至即世前後講毗尼三  
十會度苾芻百千人乘律登壇施法行化者五十五  
載而身相長大面相端嚴心不放逸口無戲論四節  
瞻仰敬而畏之矧又以直心坐道場以密行傳法輪  
為東城王十大德首為南瞻部八闍戒師名冠萬僧  
利及百眾所謂提智慧劍破煩惱賊搥無畏鼓降內  
外魔凜乎佛庭之直臣營中僧壇之大將者也初師  
之將遷化也無病無惱晏坐齋心領一童詣諸寺遇  
像致敬逢僧與遊口雖不言心若默別後數日而化  
識者異之及臨進滅也告弟子言我歿後當依本院  
先師遺法勿塔勿墳惟造佛頂尊勝陀羅尼一幢其  
吾茶毗之所吾形之化吾願常在願依幢之塵之影  
利益一切衆生吾願足矣今院主上首弟子振公洎  
傳法受遺侍者弟子某等若干人合力建幢以畢師



志振輩以居易辱為是院門徒者有年矣又十年以還蒙師授八關齋戒見託為記附于真言蓋欲以奉本教而滿先願尋往因而集來果也欲重宣此義以一偈贊之偈云

養竹記

貞元十九年春居易以拔萃選及第授校書郎始於長安求假居處得常樂里故關相國私第之東亭而處之明日履及於亭之東南隅見叢竹枝葉殄瘁無聲無色詢乎關氏之老則曰此相國之手植者自相國捐館他人假居繇是筐篚者斬焉篲箒者刈焉刑餘之材長無尋焉數無百焉又有凡草木雜生其中葦葍蒼鬱有無竹之心焉居易惜其嘗經長者之手而見賤俗人之目翦棄若是本性猶存乃芟蘄蒼除糞壤疏其間封其下不終日而畢於是日出有清陰風來有清聲依然欣欣然若有情於感遇也嗟乎竹植物也於人何有哉以其有似於賢而人愛惜之封植之况其真賢者乎然則竹之於草木猶賢之於



衆庶嗚呼竹不能自異惟人異之賢不能自異惟用  
賢者異之故作養竹記書于亭之壁以貽其後之居  
斯者亦欲以聞於今之用賢者云

白樂天文集卷之三十三

白樂天文集卷之三十四

議

晉謚恭世子議

狗死以非禮不可謂道受命於非義不可謂正殺身  
以非罪不可謂孝三者率非恭也申生有焉而謚曰  
恭不知其可若垂末代以為訓戒居易懼後之臣子  
有失大義守小節者將奔走之將欲商確敢徵義類  
在昔虞舜父頑母嚚舜既克諧瞽亦允若申生父之  
昏姬之嬖誠宜率子道以幾諫感君心以致誠雖申



生之孝不侔於舜而獻公之頑亦不逮於瞽盍以蒸  
蒸之又俾不格於姦乎故咎之始形則齊粟祗載為  
虞舜可也若不能及禍之將兆則讓位去國為吳太  
伯可也若又不能及難之既作則全身遠害為公子  
重耳可也三失無一得於是乎致身於不義不祗陷  
父於不德不慈負罪被名以至於死臣子之道不其  
惑歟夫以堯之聖書美曰允恭舜之孝書美曰溫恭  
今以申生之失道亦謂曰恭庸可稱乎周之衰也楚  
子以霸王之器奄有荆蠻光啓土宇赫赫楚國由之

而興謚之為恭猶曰薄德今申生徇其死不顧其義  
輕其身不圖其君俾死之後弑三君

奚齊卓殺十有

五臣

荀恩里克丕鄭祁舉共華賈叔堅雖歎累虎特官山祁慶鄭孤突暇生祁芮

實啓禍先大亂

晉國則楚之得也如彼申生之失也若此異德同謚  
無乃不可乎左氏脩魯史受經於仲尼蓋仲尼之志  
立明從而明之無善惡無小大莫不微婉而發揮焉  
至於申生之死也之謚也畧而無譏何其謬哉何以  
覈諸且仲尼脩春秋明則有凡例幽則有微旨其有  
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者率書名以貶之故



書曰晉侯殺其太子申生不言晉人而書晉侯且名太子者蓋明晉侯不道且罪申生陷君父於不義也以微旨考之則仲尼明貶可知矣以凡例推之則左氏之闕文可知矣嗚呼先王之制謚豈容易哉蓋善惡始終必褒貶於一字所以彰明往者勸阻來者故君子於其謚無所苟而已矣繇是而言則恭世子之謚不亦誣乎不亦誣乎

論

漢將李陵論

論曰忠孝智勇四者為臣為子之大寶也故古之君子奉以周旋苟一失之是非人臣人子矣漢李陵策名上將出討匈奴竊謂不死於王事非忠生降於戎虜非勇棄前功非智招後禍非孝四者無一可而遂亡其宗哀哉予覽史記漢書皆無明譏竊甚感之司馬遷雖以陵獲罪而無譏可乎班孟堅亦從而無譏又可乎按禮云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故敗而死者是其所也春秋所以美狼曠者為能獲其死所而陵獲所不死得無譏焉觀其始以步卒深入虜庭而能



以寡擊衆以勞破逸再戰再捷功孰大焉及乎兵盡力殫摧鋒敗績不能死戰卒就生降噫墜君命挫國威不可以言忠屈身於夷狄束手為俘虜不可以言勇喪戰勲於前墜家聲於後不可以言智罪逭於躬禍移於母不可以言孝而引范蠡曹沫為此又何謬歟且會稽之恥蠡非其罪魯國之羞沫必能報所以二子不死也而陵苟免其微軀受制於強虜雖有區區之意亦奚為哉夫吳齊者越魯之敵國匈奴者漢之外臣俾大漢之將為單于之擒是長寇讐辱國家甚矣况二子雖不死無陵生降之名二子苟生降無陵及親之禍酌其本末事不相侔而陵竊慕之是大失臣子之義也觀陵荅子卿之書意者但患漢之不知已而不自內省其始終焉何者與其欲刺心自明刎頸見志曷若効節致命取信於君與其痛母悼妻先君怨國曷若忘身守死而紓禍於親焉或曰武帝不能明察苟聽流言遽加厚誅豈非負德荅曰設使陵不苟其生能繼以死則必賞延於世刑不加親戰功足以觀當時壯節足以垂後代忠孝智勇四者立



而死且不朽矣何流言之能及哉嗚呼予聞之古人  
云人各有死死或重於泰山生或輕於鴻毛若死重  
於義則視之如泰山也若義重於死則視之如鴻毛  
也故非其義君子不輕其生得其所君子不愛其死  
惜哉陵之不死也夫君子之道故為隴西士大夫以  
李氏為愧不其然乎不其然乎

## 序

### 三遊洞序

平淮西之明年冬予自江州司馬授忠州刺史微之  
自通州司馬授虢州長史又明年春各祇命之郡與  
知退偕行三月十日奉會於夷陵翌日微之返棹送  
予至下牢戍又翌日將別未忍引舟上下者久之酒  
酣聞石間泉聲因稽棹進策步入馱岸初見石如疊  
如削其怪者如引臂如重幢次見泉如瀉如灑其竒  
者如懸練如不絕綫遂相與維舟巖下率僕夫芟蕪  
刈藟梯危繮滑休而復上者凡四焉仰睇俯察絕無  
人跡但水石相薄磷磷鑿鑿跳珠濺玉驚動耳目自  
然成愛不能去俄而峽山昏黑雲破月出光氣含吐



互相明滅晶熒玲瓏象生其中雖有敏口不能名狀  
既而通夕不寐迨旦將去憐期惜別且歎且言知退  
曰斯境勝絕天地間其有幾乎如之何俯通津縣歲  
代寂寥委置罕有到者予曰借此喻彼可為長太息  
豈獨是哉豈獨是哉微之曰誠哉是言矧吾人難相  
逢斯境不易得今兩偶於是得無述乎請各賦古調  
詩二十韻書于石壁仍命予序而紀之又以吾三人  
始遊故目為三遊洞洞在峽州上二十里北峰下兩  
崖相廡間欲將來好事者知故備書其事

### 遊大林寺序

余與河南元集虛范陽張允中南陽張深之廣平宋  
郁安定梁必復范陽張持東林寺沙門法演智滿士  
堅利辯道建神照雲臯息慈寂然凡十七人自遺愛  
草堂歷東西二林抵化城憇峰頂登香鑪峰宿大林  
寺大林窮遠人迹罕到環寺多清流蒼石短松瘦竹  
寺中唯板屋木器其僧皆海東人山高地深時節絕  
晚于時孟夏月如正二月天梨桃始華澗草猶短人  
物風候與平地聚落不同初到悅然若別造一世界



者因口號絕句云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  
開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既而周覽屋  
壁見蕭郎中存魏郎中弘簡李補闕渤三人姓名文  
句因與集虛輩歎且曰此地實匡廬間第一境由驛  
路至山門曾無半日程自蕭魏李遊迨今垂二十年  
寂寥無繼來者嗟乎名利之誘人也如此時元和十  
二年四月九日樂天序

送侯權秀才序

貞元十五年秋予始舉進士與侯生俱為宣城守所  
貢明年春予中春官第既入仕凡歷四朝才朽命剝  
蹇躓不暇去年冬蒙不次恩遷尚書郎掌誥西掖然  
青衫未解白髮已多矣時予尚為哀師旅人見除書  
走來賀予因從容問其官名則曰無得矣問其生業  
則曰無加矣問其僕乘囊鞶則曰日消月廢矣問別  
來幾何時則曰二十有三年矣嗟乎侯生當宣城別  
時才文志氣我爾不相下今予猶小得遇子卒無成  
由子而言予不為不遇耳嗟乎侯生命實為之謂之  
何哉言未竟又有行色且曰欲謁東諸侯恐不我知



者多請一言以寵別予方直閣慨然竊書命筆以序之爾  
故京兆元少尹文序集

天地間有粹靈氣焉萬類皆得之而人居多就人中  
文人得之又居多蓋是氣凝為性發為志散為文粹  
勝靈者其文冲以恬靈勝粹者其文宣以秀粹靈均  
者其文蔚溫雅淵疏朗麗利儉不扼達不放古常而  
不鄙新奇而不怪吾友居敬之文其殆庶幾乎居敬  
姓元名宗簡河南人自舉進士歷御史府尚書郎訖  
京亞尹二十年著格詩一百八十五律詩五百九賦  
述名記書碣讚序七十五摠七百六十九章合三十  
卷長慶三年冬疾彌留將啓手足無他語語其子途  
云吾平生酷嗜酒白樂天知我者我歿其遺文得樂  
天為之序無恨矣既而途奉理命號而告予無幾何  
會予自中書舍人出牧杭州歲餘改右庶子移疾東  
洛明年復刺蘇州四年間三換官往復奔命不啻萬  
里席不遑煖矧筆硯乎故所託文久未果就及刺蘇  
州又劇郡治數月政方暇因發閣篋哀睹居敬所著  
文其間與予唱和者十首燭下諷讀憮惻久之恍然



疑居敬在傍不知其一生一死也遂援筆草序序成  
復視涕與翰俱悲且吟曰黃壤詎知我白頭徒念君  
唯將老夫淚一洒故人重曰遺文三十軸軸軸金  
玉聲龍門原上土埋骨不埋名嗚呼居敬若職業之  
恭慎居處之莊潔操行之貞端襟靈之曠淡骨肉之  
敦愛丘園之安樂山水風月之趣琴酒嘯詠之態與  
人久要遇物多情皆布在章句中開卷而盡可知也  
故不序時寶曆元年冬十二月乙酉夕在吳郡西園  
壯齋東牖下作序

### 序洛詩

序洛詩樂天自序在洛之樂也予歷覽古今謂詩自  
風騷之後蘇李以還李陵蘇武始為五言詩次及鮑謝徒迄于李  
杜革其間詞人間知者累百詩章流傳者鉅萬數其  
所自多因說寬譴逐徑戍行旅凍餒病老存歿別離  
情發於中文形於外故憤憂怨傷之作通計今古什  
八九焉世所謂文士多數奇詩人尤命薄於斯見矣  
又有理安之世少離亂之時多亦明矣予不佞嗜詩  
自幼及老著詩數千首以其多矣故章句在人口姓



字落詩流雖才不逮古人然所作不啻數千首亦甚多矣作一數竒命薄之士亦有餘以今壽過耳順幸無病苦官至三品免罹飢寒此一樂也大和二年詔授刑部侍郎明年病免歸洛旋授太子賓客分司東郡君二年就領河南尹事又三年病免歸履道里第再授賓客分司自三年春至八年夏在洛凡五周歲作詩四百三十二首除喪朋哭子十數篇外其他皆寄懷於酒或取意於琴閑適有餘酣樂不暇苦詞無一字憂歎無一聲豈牽強所能致耶蓋亦發中而形於外斯樂也實本之於省分知足濟之以家給身閑文之以觴詠弦歌飾之以山水風月此而不適何往而適哉茲又以重吾樂也予嘗云治世之音安以樂閑居之詩泰以適苟非理世安得閑居故集樂詩別為序引不獨記東都履道里有閑居泰適之叟亦欲知皇唐太和歲有理世安樂之音集而序之以俟夫採詩者甲寅歲七月十六日云爾

因繼集重序

去年微之取予長慶集中詩未對荅者五十七首追



和之合一百一十四首寄來題為因繼集卷之一今年復予以近詩五十首寄去微之不踰月依韻盡和合一百首又寄來題為因繼集卷之二卷末批云更揀好者寄來蓋示餘勇磨礪以湏我耳予不敢退舍即又收拾新作格律共五十首寄去雖不得好且以供命夫文猶戰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微之轉戰迨茲三矣即不知百勝之術多多益辨耶抑又不知鼓衰氣竭自此為遷延之役耶進退唯命微之微之走與足下和答之多從古未有足下雖後我六七年然俱已白頭矣竟不能捨章句拋筆硯間癖習知此之甚歟而又未忘少年時心每因唱酬或相侮謔忽忽自哂况他人乎因繼集卷且止於三可也忽恐足下懶發不能成就至三前言戲之者始為巾幗之挑耳然此一戰後師亦老矣宜櫜弓匣刃彼此與心休息乎晨興一章錄在別紙語盡於此亦不修書二年十月十五日樂天重序

荔枝園序

荔枝生巴峽間樹形團團如帷蓋葉如桂冬青華如



橘春榮實如丹夏熟朶如蒲萄核如枇杷殼如紅繒  
膳如紫綃鞦肉瑩白如冰雪漿液甘酸如醴酪大略  
如彼其實過之若離本枝一日而色變二日而香變  
三日而味變四五日外色香味盡去矣元和十五年  
夏南賓守樂天命工吏圖而畫之蓋為不識者與不  
及一二三日者云

白樂天文集卷之三十四

白樂天文集卷之三十五

三教論衡

太和元年十月皇帝降誕日奉勅召入麟德殿內  
道場對御三教談論略錄大端不可具載

第一座

秘書監賜紫金魚袋白居易安國賜紫引駕沙門  
義林太清宮賜紫道士楊弘元

序

中大夫守秘書監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臣白居易言  
談論之先多陳三教讚揚演說以啓談端伏料聖心  
飽知此義伏計聖聽既聞此談臣故略而不言唯序



慶誕贊休明而已聖唐御區宇二百年皇帝承祖宗  
十四葉大和初歲良月上旬天人合應之期元聖慶  
誕之日雖古者有祥虹流月瑞電統樞彼皆瑣微不  
足引諭伏惟皇帝陛下臣妾四夷父母萬姓恭勤以  
修已慈儉以養人戎夏乂安朝野無事特降明詔式  
會嘉辰開達四聰闡揚三教儒臣居易學淺才微謬  
列禁筵猥登講座天顏咫尺隕越于前竊以釋門義  
林法師明大小乘通內外學靈山嶺岫苦海津梁於  
大衆中能獅子吼所請彼上人者難為酬對然臣稽  
先王典籍假陛下威靈發問既來敢不響答

僧問

義林法師所問毛詩稱六義論語列四科何者為四  
科何者為六義其名與數請為備陳者

對

孔門之徒三千其賢者列為四科毛詩之篇三百其  
要者分為六義六義者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  
興五曰雅六曰頌此六義之數也四科者一曰德行  
二曰言語三曰政事四曰文學此四科之目也在四



科內列十哲名德行科則有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  
弓言語科則有宰我子貢政事科則有冉有季路文  
學科則有子游子夏此十哲之名也四科六義之名  
數今已區別四科六義之旨意今合辨明請以法師  
本教法中比方即言下曉然可見何者即如毛詩有  
六義亦猶佛法之義例有十二部分也佛經千萬卷  
其義例不出二部中毛詩三百篇其旨要亦不出  
六義內故以六義可比十二部經又如孔門之有四  
科亦猶釋門之有六義六度者六波羅蜜六波羅蜜  
者即檀波羅蜜釋波羅蜜提波羅蜜毗梨耶波羅  
密禪定波羅密般若波羅密以唐言譯之即布施持  
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是也故以四科可比六度又  
如仲尼之有十哲亦猶如來之有十大弟子即迦葉  
阿難須菩提舍利弗迦旃延目乾連阿那律優波離  
羅睺羅是也故以十哲可比十大弟子夫儒門釋教  
雖名數則有異同約義立宗彼此亦無差別所謂同  
出而異名殊途而同歸者也所對若此以為何如更  
有所疑即請重難



難

法師所難十哲四科先標德行然則曾參至孝孝者百行之先何故曾參獨不列於四科者

對

曾參不列四科者非為德行才業不及諸人也蓋繫於一時之事耳請為始終言之昔者仲尼有聖人之德無聖人之位棲棲應聘七十餘國與時竟不偶知道終不行感鳳泣麟慨然有吾已矣夫之歎然後自衛及魯刪詩書定禮樂備春秋立一王之法而萬代

之教其次則序十哲論四科以垂示將來當此之時顏閔游夏之徒適在左右前後目擊指顧列入四科亦一時也孝經云仲尼居曾子侍此言仲尼閑居之時曾參則多侍從曾參至孝不忍一日離其親及仲尼旅遊歷聘自衛及魯之時曾參或歸養於家不從門人之列倫擬之際偶獨見遺由此明之非曾參德行才業不及諸門人也所以不列四科者蓋一時之闕耳因一時之闕為萬代之疑從此辨之可無疑矣

問僧



儒書奧義既已討論釋典微言亦宜發問

問

維摩經不可思議品中云芥子納須彌須彌至大至高芥子至微至小豈可芥子之內入得須彌山乎假如入得云何得見假如却出云何得知其義難明請言要者

僧答不錄

難

法師所云芥子納須彌是諸佛菩薩解脫神通之力所致也敢問諸佛菩薩以何因緣證此解脫修何智

力得此神通必有所因願聞其說

僧答不錄

問道士

儒典佛經討論既畢請迴餘論移問道門臣居易言我太和皇帝祖玄元之教挹清靜之風儒素緇黃俱是列座若不講論玄義將何啓迪呈情道門揚弘光法師道心精微真學奧秘為仙列上道與儒爭衡為因竊覽道經粗知玄理欲有所問冀垂發蒙

問

黃庭經中有養氣存神長生久視之道嘗聞此語未



究其由其義如何請陳大略

道士答不錄

難

法司所答養氣存神長生久視之大略則聞命矣敢問黃者何義庭者何物氣養何氣神存何神誰為此經孰得此道將明事驗幸為指陳

道士答不錄

道士問

法師所問孝經云敬一人而千萬人悅其義如何者

對

謹按孝經廣要道章云敬者禮之本也敬其君則臣

悅敬一人則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悅者衆此之謂要道也夫敬者謂忠敬盡禮之義也悅者謂悅懌歡心之義也要道者謂施少報多簡要之義也如此之義明白各見於經文其間別有所疑即請更難

難

法司所難云凡敬一人則合一人悅敬二人則合二人悅何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又問所悅者何義所敬者何人者

對



孝經所云一人者謂帝王也王者無二故曰一人非謂臣下衆庶中之一人也若臣下敬一人則一人悅敬二人則二人悅若敬君上雖一人即千萬人悅何以明之設如何人盡忠於國盡敬於君天下見之何人不悅豈止千萬人乎設如何人不忠於國不敬於君天下見之何人不怒亦豈止千萬人乎然敬即禮也禮即敬也故傳云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如此則豈獨空悅乎亦將事而養之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如此則豈獨空不悅乎亦將逐而誅之也由此而言則敬不敬之義悅不悅之理了然可見復何疑哉

退

臣伏准三殿談論承前舊例朝臣因對敷之次多自叙才能及平生志業臣素無志業又乏才能恐煩聖聽不敢自叙謹退

傳

醉吟先生傳

醉吟先生者忘其姓字鄉里官爵忽忽不知吾為誰



也宦遊三十載將老退居洛下所居有池五六畝竹  
數千竿喬木數十株臺榭所橋具體而微先生安焉  
家雖貧不至寒餒年雖老未及耄性嗜酒耽琴淫詩  
凡酒徒琴侶詩客多與之游游之外棲心釋氏通學  
小中大乘法與嵩山僧如滿為空門友平泉客常楚  
為山水友彭城劉夢得為詩友安定皇甫朗之為酒  
友每一相見欣然忘骸洛城內外六七十里間凡觀  
寺丘墅有泉石松竹者靡不游人家有美酒鳴琴者  
靡不過有圖書歌舞者靡不觀自居守洛州泉布衣  
家以宴遊召者亦時時往每良晨美景或雪朝月夕  
好事者相過必為之先拂酒壘次開篋詩酒既酣乃  
自授琴操宮聲弄秋思一遍若興廢命家僮調法部  
絲竹合奏霓裳羽衣一曲若歡甚又命小妓歌楊柳  
枝新詞十數章放情自娛醕酌而後已後往乘輿屨  
及鄰杖於鄉騎遊都邑肩舁適野界中置一琴一枕  
陶謝詩數卷弄竿左右懸雙酒壺尋水望山率情便  
去抱琴引酌興盡而還如此者凡十年其間日賦詩  
約千餘首日釀酒約數百斛而十年前後賦釀者不



與烏妻孥弟姪慮其過也或譏之不應至于再三乃  
曰凡人之性鮮得中必有所偏好吾非中者也設不  
幸吾好利而貨殖焉以至于多藏潤屋賈禍危身奈  
吾何設不幸吾好博奕一擲數萬傾財破產以至于  
妻子凍餓奈吾何設不幸吾好藥損衣削食鍊鉛燒  
汞以至于無所成有所誤柰吾何今吾幸不好彼而  
自適於盃觴諷詠之間放則放矣庸何傷乎不猶愈  
於好彼三者乎此劉伯倫所以聞婦言而不聽王無  
功所以遊醉鄉而不還也遂率子弟入酒房環釀甕  
箕踞仰面長吁大息曰吾生天地間才與行不逮於  
古人遠矣而富於黔婁壽於顏回飽於伯夷樂於榮  
啓健於衛叔寶幸甚幸甚餘何求哉若捨吾所好何  
以送老因自吟詠懷詩云抱琴榮啓樂縱酒劉伶達  
放眼看青山任頭生白髮不知天地內更得幾年活  
從此到終身盡為閑日月吟罷自哂搗甕撥醅又飲  
數盃兀然而醉既而醉復醒醒吟吟復飲飲復醉醉  
吟相仍若循環然繇是得以夢身世雲富貴幕席天  
地瞬息百年陶陶然昏昏然不知老之將至古所謂



得全於酒者故自號為醉吟先生于時開成三年先生之齒六十有七鬚盡白髮半禿齒雙缺而觴詠之興猶未衰顧謂妻子云今之前吾適矣今之後吾不自知其興何如

解

劉白唱和集解

彭城劉夢得詩豪者也其鋒森然少敢當者予不量力往往犯之夫合應者聲同交爭者力敵一往一復欲罷不能繇是每製一篇先相視草視竟則興作興作則文成一二年來日尋筆硯同和贈答不覺滋多至大和三年春已前紙筆所存者凡一百三十八首其餘乘興扶醉率然口號者不在其數因命小姪龜兒編錄勒成兩卷初寫二本一付龜兒一授夢得小兒崙郎各令收藏附兩家集予頃以元微之唱和頗多或在人口常戲微之云僕與足下二十年來回文及詩歌幸也亦不幸也吟詠情性播揚名聲其道道形其樂忘老幸也然江南士女語才子者多云元白以子之故使僕不得獨步於吾越間亦不幸也今垂



老復過夢得得非重不幸耶夢得夢得文之神妙莫  
先於詩若妙與神則吾豈敢如夢得雪裏高山頭白  
早海中仙果子生遲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  
木春之句之類真謂神妙在在處處應當有靈物護  
之豈唯兩家子姪秘藏而已巳酉歲三月五日樂天  
識

池上篇 并序

都城風土水木之勝在東南偏東南之勝在履道  
里里之勝在西北隅西開北垣第一第即白氏叟

樂天退老之地地方十七畝屋室三之一水五之  
一竹九之一而島樹橋道間之初樂天既為主喜  
且曰雖有臺無粟不能守也乃作池東粟廩又曰  
雖有子弟無書不能順也乃作池北書庫又曰雖  
有賓朋無琴酒不能娛也方作池西琴亭加石榭  
焉樂天罷杭州刺史時得天竺石一華亭鶴二以  
歸始作西平橋開環池路罷蘇州刺史時得太湖  
石白蓮折腰菱青板舫以歸又作中高橋通三島  
廷罷刑部侍郎時有粟千斛書一車泊臧獲之習



篔簹弦歌者指百以歸先是潁川陳孝山與驤沃  
酒味甚佳博陵崔晦叔與琴韻甚清蜀客姜發授  
秋思聲甚淡弘農楊真一與青石三方長平滑可  
以坐卧大和三年夏樂天始得請為太子賓客分  
袂於洛下息躬於池上凡三任所得四人所與泊  
吾不才身今率為池中物矣每至池風春池月秋  
水香蓮開之旦露清鶴唳之夕拂揚石舉陳酒援  
崔琴彈姜秋思頽然自適不知其他酒酣琴罷又  
命樂童登中島亭合奏霓裳散序聲隨風飄或疑

或散悠揚於竹烟波月之際者久之曲未竟而樂  
天陶然已醉睡於石上矣睡起偶詠非詩非賦阿  
龜握筆因提石間視其粗成韻章命為池上篇云  
尔

十畝之宅五畝之園有水一池有竹千竿勿謂土狹  
勿謂地偏足以容膝足以息肩有堂有亭有橋有船  
有書有酒有歌有絃有叟在中白鬚飄然識分知足  
外無求焉如鳥擇木如鳥擇木姑務巢安如龜居坎不知海寬  
靈鶴怪石紫菱白蓮皆吾所好盡在我前時引一盃



間吟一篇妻孥熙熙鷄犬閑閑優哉游哉吾將終老  
乎其間

白樂天文集卷之三十五